

白氏文集

十二

和16
658
2
16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序 凡十五首

與元九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與微之書

荔枝圖序

和答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効陶潛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鸞子樓詩序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自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
 于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
 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
 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
 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
 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摠為
 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
 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
 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回卒不能成就其志

白自或作

四序作

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鹽櫛食寢外無
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
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
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
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
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
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
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亦和平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
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
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
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
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
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
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

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
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
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
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
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
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
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
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
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

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
怨思彷徨抑鬱不可及他耳然去詩未遠
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
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
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
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
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
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寤微矣陵夷矣至

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
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
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
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
感華以諷兄弟也采芣苢采芣苢以樂有
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
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
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
知其所謂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

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
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
二十首鮑勣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
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
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
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開安石壕潼關
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

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
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
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
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
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
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
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
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

晴語

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
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
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
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
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
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
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
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
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

也

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
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
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
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
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
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
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
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
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

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
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
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
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
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
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
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
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

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痛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

進士中時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由

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
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
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
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
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
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
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
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
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

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
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
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逃窮
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
授一拾遺而逃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
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
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
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

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裏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

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

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

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而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

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
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
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
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
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
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迤唱不絕
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
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
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

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
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鸞鶴
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
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
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
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
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
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
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由往還詩集衆君

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

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覩手翰訪叙

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

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以要之心不爲榮頤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

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

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恠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

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 濟上人侍左
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
者許重討論今經典未諭者其義有二
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
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
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
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

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
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
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
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
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
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
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
揔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
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

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

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

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

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
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
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
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
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
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
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
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即反維摩第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

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
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
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
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
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
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

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
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
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
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
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
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
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
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
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
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
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
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
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
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
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
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

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萬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叙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面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

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八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湔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

二秦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

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斲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

云

和答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效陶公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鸞子樓詩序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詩篇首此卷內元
不載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逸書

箴言 并序

中和節頌 并序

晉謚恭世子議

漢將李陵論

大原白氏家狀二道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祖征
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
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
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
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

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
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
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
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叛而不顛
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
罔勩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

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
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 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
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
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
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

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
策名名既聞于君乃于祿祿將及于親升
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
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
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
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
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
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
藝芥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

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
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
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
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
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
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 此已下文並是

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

而

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
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
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下下雷解風
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
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
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
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
富庶之俗曷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
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

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
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
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芽養幼少緩刑
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
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
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
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
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
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

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鰲化而獷
俗淳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
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熙
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
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
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
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
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
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

泰幽贊亭育與元和合其運與真宰同其
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
之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羨盛德頌成功獻
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網緼肇生蒸民
天命聖神是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
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
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赳赳羲皇
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
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
萌牙昆蟲昭蘇有融如幹玄和如運神功
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
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
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
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

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榷。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與木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在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

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

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
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
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
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
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

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
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
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
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
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

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
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
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
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
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
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
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具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
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
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
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
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
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
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
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

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
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
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
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
不輕其生得其所以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
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君太子建奔鄭
建之子勝居于具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
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
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
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
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
于大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大原人自武

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
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
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
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鎰字
鏗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
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
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
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合孤章知而重
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充滑毫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
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
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
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
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
至於涉是非閑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
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
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
下邕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

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
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
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
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
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
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
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
邳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庾字鞏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
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
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
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埧口絕汴河運
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
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埧口
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
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

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
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
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
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埭口等
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
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
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
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
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

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
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
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
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
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
於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
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
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

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穎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大原南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

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

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
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
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
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
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
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
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
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
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邽
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
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

試策問制誥 凡十六首

制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禮部試策五道

試進士策問五道

翰林試制誥等五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
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

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
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
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
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
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
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
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
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
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

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
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昇中于天
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
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儲念茲疲眊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
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
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
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
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東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
啓迪來招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
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
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
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
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

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
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
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
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
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
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
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鬚鬚於漢文帝時
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鬚鬚於賈誼疏者豈

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謹不
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
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
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之無用者
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
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
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
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輒欲
過言以禪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禪之者

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
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
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
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
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
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疝之方辯懲
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
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
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

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羨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

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末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戎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

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殊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

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
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
後重斂可日減疲眊可日安富庶可日滋
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
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
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
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
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
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

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
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息之
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
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
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今
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
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
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
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

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尤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

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无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羨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也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辨也歟殊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具食宵衣念其不

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
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
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
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
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
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
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
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

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
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
事細而繁誠非一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
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
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
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
能而周武摠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
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
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

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味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

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

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
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
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
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
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
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
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
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

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
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
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
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為庸人當陛下臨
御之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
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
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
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
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

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

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疾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

所務者衆故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達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昔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

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
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
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
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
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
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
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

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
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
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有
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
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
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醜
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
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
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

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
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
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
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
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
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
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
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
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
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
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
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
致亦猶水火之相反同根於冥數共濟於
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
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
之義昭昭然可知歟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

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
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
荆曷云苟羨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
椹克變鴉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
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
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奧
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
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

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
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
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
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隲而生萬物不
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隲不爭之
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
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置不學將落
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
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羨之言嘉安人而

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鴉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鄰衍吹律，而寒

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董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

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况於
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
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
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董茶變
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
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
可於物而非常於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
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
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
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
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
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
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
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
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

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紀
年出糴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
其於羨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
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
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
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
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

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
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
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
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
欲開羨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
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
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

聞率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
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
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
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
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
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
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
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
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

深由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
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爲府試
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
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
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爲臣之
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彛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

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
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
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
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
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
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
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

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
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
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于上以副
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爲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
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
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
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

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歛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

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勅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
侯進首五日召入翰林奉勅試制詔等
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
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
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
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
節德溫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
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
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
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
暴而丰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

城十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
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
顧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
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
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
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
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息信馭百辟動心思

於卹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
與大道也李鐸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
禍心素懷梟鏡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
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
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抵捍朝
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
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
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
憤闔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

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
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
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
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
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勲各有等
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
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

邊侯又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
外閭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
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宜朕卹隱之心
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
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
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
屬時候嚴凝山川脩阻永言跋涉當甚勤
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
同穎之祥願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
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
勤匡贊馴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
同之慶所冀知

大杜觀獻捷詩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
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

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

